

后山洞

石地 著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后山洞

石地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后山洞

石地 著

内容提要：

深夜的都市上空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，冷冷的街点缀着冷冷的灯。此时市中心医院的大街上已很少人来人往，整个医院都沉入了甜甜的梦乡。晓福躺在单人病房里，今晚他的未婚妻不知道有什么事竟然没来陪他，因此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有点恍惚地来到楼道的电梯间，按了一下一号电梯的按钮……。恐怖指数高达五星的短篇小说集，沉稳平静的开始，随着情节的进展恐怖氛围不断渗入毛骨，而意想不到的结局，又带给人带来对于生活的反思。

ISBN 978-7-89900-526-2

出版时间：2016 年 4 月

总 策 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余 红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 编：100010

Website: www.dajianet.com

E-mail: shuzichuanmeiapp@cnpubg.com

电 话：010-58110486

传 真：010-58110456

版 次：2016 年 3 月 第 1 版

字 数：55,397

定 价：2 元

ISBN 978-7-89900-526-2



9 787899 005262 >

目 录

第一章 住院部的一号电梯 1

病房泡“美眉”	4
我要你给我梳头	5
寻吃的女人	5
撞门	6

第二章 在破产的那段日子 7

一物降一物	8
打赌	10
老护士的牙齿	10
起尸	11
守望者	12
神秘美容师	17
何来轮椅声	27

第三章 后山洞 28

这里曾经是医院	29
君满意医院	31
梦游	39
走不完的楼梯	41

第一章 住院部的一号电梯

“快进来啊，愣着干嘛？”一个清亮的女声在他身边响起。他一惊，抬头一看，一个白衣长发女子就站在身旁，她的模样可一点也不像自己的旧恋人。“算了吧，谢谢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

深夜的都市上空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，冷冷的街点缀着冷冷的灯。此时市中心医院的大街上已很少人来人往，整个医院都沉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晓福躺在单人病房里，今晚他的未婚妻不知道有什么事竟然没来陪他，因此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甚至觉得小小的病房里的空气异常的沉闷，于是他穿着睡衣，走出病房，想去楼下透透气。他有点恍惚地来到楼道的电梯间，按了一下一号电梯的按钮，医院为了节省开支，只有一号电梯还在上下工作着，二号电梯晚上10:00之后就关了。

他等了很久，电梯终于上来了，电梯里空落落的，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，一个带着随身听的男孩。对他的到来，两人连眼皮也不抬一下，他也随便往一侧靠。

还没站稳，他便猛地吃了一惊，因为他看到在正对着自己赫然站着名长发白衣女子！

他揉揉眼睛，又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可那女子还是好端端地站在自己的对面，双手抱头。长发披散下来，完全遮住了她的脸。他依稀觉得这女子的体形似曾相识。

这是真的，不是幻觉？那自己刚进电梯时怎么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？

“也许是今晚精神不好吧。”他自我安慰，又平静了。

怎么？几时自己身旁又多了一个男子？这人也这真是，和他挨得很近，还点起一根烟，他从旅行包里掏出份皱巴巴的报纸看了起来，看的是目不转睛、心无旁骛。

他出于好奇，便瞅了瞅男子手中的报纸，一看头版标题，他毛骨悚然！

那上面用大号字体印着：“一女子喝农药殉情，经医院抢救无效！”

旁边还配有那女子生前和死后的照片，他不必看照片，就已经知道那女子是谁了。

她正是他的前任女友！为了金钱，为了地位，为了总经理的宝贝千金，他把这个自幼青梅竹马的恋人给抛弃了。分手时，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说了一句差点吓死他的话：她已有他的孩子！

望着她那可怜柔弱的娇小身躯，他也曾有过动摇，可最后还是狠下心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她彻底绝望了！她喊道：“我要自杀！变成厉鬼也要和你算账！”

现在虽然是深秋，可他已经汗流浹背，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。

“就凭这玩意，能保得我平安？”他想起刚才发生的一桩桩怪事，不由得汗毛直竖。

“轰隆，轰隆”电梯剧烈地颠簸了几下，随后渐渐慢了下来。

“是不是就要到一楼了。”他心里暗自庆幸。

突然，就在一刹那间，电梯里的灯全灭了！整个电梯已是一片黑暗！

他的脑子轰地一下炸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电梯断电？他的心，就像落进了无底深渊般不停地坠落，坠落……

电梯里静无声息，是那种死寂般的沉静，他似乎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声。

忽然，一声女子的尖叫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静。

他松了口气：对面这个女子是人，不是鬼。

他伸手去掏手机，想要报警求救。

可是，手机竟然没电！

这怎么可能，分明是今天下午才充的电嘛！

他不死心，从外衣口袋摸出备用电池，凭着感觉装上了。

手机荧屏一下子亮了起来，一阵阴森的音乐也随之响起。

他的手机向外完全发不出信号，然而他却收到了一则短消息！

只有短短三个字：纳命来！

他正惊愕之时，手机突然爆发出一阵蓝色火花！

他大叫一声，触电般地一甩手，将手机扔在地板上。手机立即燃烧了起来，冒出一阵黄色火焰，很快就变成了一堆塑料碎片，冒着浓浓的焦臭味。

在刚刚火焰燃起的时候，他看的清楚，对面那个女子，正在摆弄一部小巧玲珑的手机！而且电梯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！其他三人竟不翼而飞！

难道刚才的短信是她发的？

他怒气上冲，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肩头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为什么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他便闪电般地一缩手，因为刚才这一抓，手里抓到的竟只有空气！

那女子缓缓抬起头，两人四目相对。

他一下子跌坐在地板上，喃喃道：“是你，果然是你！”

火焰熄灭了，无边的黑暗又吞没了整个电梯。

他浑身无力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高声喊道：“有鬼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”

没有人答理他，哪怕是咳嗽一声。

无尽的恐惧一点点地吞噬着他的心灵，他忍不住又喊道：“外面有人吗？快……快回答我啊！”话音里已明显带着哭腔。

他能听到一阵可怕的“嘶嘶”声，他不知道会是什么，突然，一种冰凉而滑腻的感觉从右腿上传来。是蛇！他再一次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当中。

“完了！”他脑中一片空白。

这种感觉渐渐从右腿蔓延到左腿，又一圈一圈向上螺旋，他已觉得迈不开步子，连手也抬不起来了。

一阵腥臭的风直吹到脸上，他闭上眼静待死亡的来临，可是护身符突然放出了一阵金光，那种被蛇缠住的感觉消失了。只听哐当一声，蛇好像变成硬物掉在了地上，他用手去摸，怎么是根拐杖，这肯定是那老太搞的鬼！

护身符果然起作用了，可自己怎么出去呢？晓福心理想着！

“现在时间是凌晨零点。”却是电台在播报时间，这应该是从那个男孩的随身听里传出来的吧，可是那男孩人呢？

在黑暗中的等待如此漫长难熬，他忍不住想抽根烟。

抽烟？对啊，自己不是有打火机吗？有点光亮总是好的，传说鬼也怕火啊。

他将手伸进衣服口袋里，反反复复找了几遍，竟还没找到打火机。

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他的手触到了一样薄薄的、小小的东西，像是纸片。

他将它拿出口袋，它竟然放出了血红的光芒！

“啊！”他大惊失色，这竟是他当年和那个旧恋人一起合拍的照片！

一阵风吹过，它悠悠飞去，在空中烧了起来，化作一团纸灰消散了。

一个黑影突然也扑了过来，张开十指，直掐他的咽喉！

从那黑影的身高来看，很可能就是那个听音乐的男孩，他怎么又出来啦！

他想躲避，却不料被人从后面一把抱住，动弹不得！

难道那个中年男子在自己后面！

一拳、两拳、三拳都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，他估计至少给打掉了三颗牙。然后，他的咽喉被死死地扼住了。

护身符并没有起作用。

“啊，对了，只能用一次的。”想到这里，他暗呼，“这下真没救了！”

突然，他想起了老人们说起的一个传说，他使劲一挣，吐出了那三颗带着血和唾沫的牙齿！那双掐住他脖子的手立即松了，一声怪叫后，那个黑影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他如法炮制，摆脱了身后的纠缠。

“好险！幸好我知道鬼怕污秽，要不然真的没救了！”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希望一点一滴地消失。

他感到胸口憋闷气短，的确在这个电梯里呆的时间长了，氧气不足了。

“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非憋死不可！”

他重重一拳打在玻璃上，只震的手生疼。

四周隐隐约约传来凄惨的哭声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，充斥在电梯轿厢的每一个角落，他的眼前似乎有无数的白影在晃动。

“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”

他只觉得身体开始沉重起来，上下眼皮也开始打架，意识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

“不行！这样不行啊！”他的理智告诉他，不能睡去！“

“来吧，和我们一起吧！”这样的话是那样的诱人，他已无力抵抗。

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，他脑中突然灵光一现。

第一次是护身符救了我，第二次是血救了我，要是将护身符和血结合呢？

他撑起沉重的身体，一拳砸向自己的鼻梁。

鲜血大团大团地涌出来，他低下头，将它涂在颤抖的双手上，再将它涂在护身符上。

鬼哭之声更加凄厉了，他越发感到透不过气来。

他静下心，默念六字真言。

随着最后一个字出口，一道金光再度闪耀在身上！

他揉揉眼，自己正站在一号电梯的门口，抬起胳膊看看时间，0：30！难道一切一切都只是场噩梦？

“快进来啊，愣着干嘛？”一个清亮的女声在他身边响起。

他一惊，抬头一看，一个白衣长发女子就站在身旁，她的模样可一点也不像自己的旧恋人。

“算了吧，谢谢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

走进病房，晓福深深呼吸了一口深夜的新鲜空气。这时头脑清醒多了，却仍然毫无睡意，便在日记本里记下了刚才梦中的奇遇。

可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多，值班护士发现晓福僵硬在椅子上，医生估计就在写完日记后的半小时里死去的。

病房泡“美眉”

一个密谈框跳入他的视野，NICK是夕颜，陌生的NICK，他立即接上了口。并用他那一套百试不爽的方法验证了对方是否过去认识，是否是男生冒充等等一系列的不利因素后，他的眼睛红了。尽管他并没有看见对方，但是他已经感觉到那是一个美丽女子。就像人没有猎狗的那套预知猎物的本领一样，有些事我们是无法理解的，但是李君却能！

李君是个自命不凡的单身贵族，20出头的他将无穷的精力放在追女孩子上了。虽说他长得并不够帅，不过反正仗着在外企干还收入颇丰，外加一张感天动地的嘴，也确实有过很多的罗曼蒂克史，吃了不少的苹果（当然，这也归功于他父母给他独自居住的那套房子）。

我们的李君可从来不“始乱终弃”，他一向是“始乱即弃”。“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”他总是这么说。近来网络风靡整个世界，作为外企员工的他自然是少不了接触。他用在网络上的时间70%为在聊天室里泡MM，另外的30%则是去××不正当网站过瘾。利用网络的工具，居然他又能屡屡得手，大吃“苹果”。

可是近段时间，李君突感身体不适，赶忙来医院看医生，在医院做了全身检查，发现肺部有问题，但不能完全确定，因此医生要他住院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

这天晚上，正好是我们的李君在病房里非常寂寞难耐的日子，火气攻心的他就在病床上打开笔记本，上网找美眉去！他一上网就努力去发掘某块未知的“处女地”。只是今天李君运气不好，遇见的总是昨日黄花，为了免于纠缠他用工具肃清了聊天室。万般无聊之际，忽然眼前一亮：“你是李君么？我是夕颜。”一个密谈框跳入他的视野，NICK是夕颜，陌生的NICK，他立即接上了口。并用他那一套百试不爽的方法验证了对方是否过去认识，是否是男生冒充等等一系列的不利因素后，他的眼睛红了。尽管他并没有看见对方，但是他已经感觉到那是一个美丽女子。就像人没有猎狗的那套预知猎物的本领一样，有些事我们是无法理解的，但是李君却能！

夕颜的话不多，甚至很少。不过她的每句话似乎都留有后路，等待李君的接续，这无疑能激发起李君无穷的兴趣。有时李君觉得，对方是个难于判断的人物。有少女的无知和单纯，却又有成熟女人的魅力和技巧。有时候，李君觉得她几乎带了一种挑逗的意味。而且，对于他的有些问题，她几乎在同时就已经回答，由此可见，她打字极快。

李君的同道网友在聊天室里大叫没有美眉，李君在心里大笑，当然他是不会把夕颜告诉他们的，他没有理由让他们分享！不过他将他和夕颜说话的事告诉他的一个不错的朋友尔杰（前提是不会对他构成威胁），那个尔杰傻傻地说他没有看见有这个NICK……笨蛋，没福气就是没福气，他在心里暗自骂着。

他很巧妙地将问题不断转换，导引着去他那个感兴趣的最终目标。夕颜也如同一条乖顺的鱼，随他摆布。他准备收线了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下表：已经是深夜2：00了。接通电话，电话里只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，如同有人在耳边用唇齿之声飞快地说着些听不懂的话。他妈的！谁这么无聊？他骂了一句挂断了手机，查了查来电显示，居然没查出来。

当他将视线回到眼前那14.1寸显示器上时，他几乎没开心的叫出来。

夕颜：我们可以见面了。

他按捺住心情，用了个“？”

接着夕颜：就现在。

李君几乎要跪下来亲吻地板。他知道，凭他的本事，现在，也就是深夜的见面意味着什么？他沉住气：哪儿？我现在医院，要不明天晚上可否？

画面忽然暗了下来，没等李君站起来，漆黑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形象。一个美丽女人的脸，她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。

震惊的李君清楚地听到一个飘渺的声音：就这儿，你的床上！

李君感到大事不妙：可是？这是医院！

夕颜：哈哈，一年前，我就是在这张床上离开了人间！你自己心底有数，你害惨了多少女孩，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妹妹！老娘在此等候你多时了！

李君恐怖得全身的肌肉都绷紧，他想关掉机器，可是一切都太晚了，一双冰凉的手从背后将他牢牢抱住，李君已动弹不得。他想叫，听到的只有气体从咽喉冲出的嘶嘶声。李君就这样挣扎扭动着，房间里很静，没有一点声响。这下子连慰问的护士都已经离开了好久了，因此没有一个人在李君旁边。从屏幕的闪烁可以看到里面还播放着什么，而李君的眼睛恐惧地睁大，睁大，几乎要裂出眼眶。

过了几天，报告上说李君猝死于心脏病，从此网络上少了个李君，但是没人会感到什么难过。

我要你给我梳头

不料到了半夜，门“咯吱”一声开了，其实当时我很清醒，我看到外面的夜很黑，空气也是冷的。忽地看见门处有道阴森的蓝光闪过，却不见半个人影出现，只听一凄惨的女声：“梳头……梳头……我要你帮我梳头……梳头！”

夜幕悄悄降临，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对面的张阿姨上午就出院了，那边的陈叔因为病情恶化快傍晚时就被转移了！

而我偏偏摔的也不是时候，正是暑假过半，整栋学生宿舍就我一个人留校打工，平常孤寂的时候，偶尔去找门卫刘老头聊聊。哦，忘了告诉大家，那天我不小心从宿舍二楼摔下来，在地上躺了可能个把小时，才被刘老头发现，然后是他把我送进了医院，经诊断我的右腿骨折了，至少要住二十来天的院，我为了不让远在山村的母亲担心我，便请刘老头帮忙，暂不告诉家里，只报告给学校老师即可。刘老头也很了解我的心，开始那几天，不是刘老头来陪我，我就是我班主任抽时间来照顾我，四天以后，我慢慢可以走路了，就主动说要他们不要来了，我自己能行，而且这里的护士也很关心人的。

到了晚上九点了，护士告诉我可能今晚只有我一个人睡这个病房了，她安慰我护士值班室就在你房间的斜对面，不用怕的。我知道就是当时我说怕也没用的，所以硬着头皮说没事！

不料到了半夜，门“咯吱”一声开了。其实当时我很清醒，我看到外面的夜很黑，空气也是冷的。忽地看见门处有道阴森的蓝光闪过，却不见半个人影出现，只听一凄惨的女声：“梳头……梳头……我要你帮我梳头……梳头。”这声音让我毛骨悚然，感到阵阵发冷。我极力的塞住自己的耳朵，想要逃避这种声音，可是这声音却越发地清楚：“啊哈哈，梳头……梳头……我要你帮我梳头……梳头啊梳头！”我本能的双臂紧抱，两腿蜷曲，身体缩成一团。

突然间，这个女人从我的身后蹿出，仍是凄惨的嘶喊着：“梳头……梳头……我要你帮我梳头……梳头啊梳头……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，接着就是“啊！”的一声尖叫踉跄的夺门而出，因为那个女人根本就没有头！

当时我极力想叫出声来，可是喉咙好像嘶哑了。只有眼巴巴看着这恐惧的一切，但是一直到天亮，也没发生什么很意外的事情，只是很庆幸的是第二天就进来了一位病人，他一直陪我到出院。

寻吃的女人

从镜子望到背后的那个女人还在里面，她双手在垃圾桶中抓了一些物品就往嘴里送，似乎还吃得津津有味，那时她是背向着小玲，所以没法看到她究竟在吃什么，这时那女人突然转过来对着她说：“好好吃呀……”

小玲去年因为急性肺炎而住进了镇里的卫生院，这家医院的位置有点偏郊区，可能是医学水平还有卫生条件都有限，所以这家医院没很多人光顾，因此显得非常冷清。

一天下午，医生给小玲打了4瓶点滴后，她就很想去上厕所。可是这家医院也够倒霉的，整个卫生院也就只有两间公共厕所（当然是一女一男），而且厕所在整个院子的最里面那个角落里去了，想去上个厕所还要忍它大半天！

抱怨归抱怨，小玲还是朝后面一路小跑着，穿过一个长长的过道，还要转上两个弯。人还没进厕所，可远远的就闻到扑鼻的厕所味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小玲迅速踏进厕所解决了问题再说。当然在她进去的时候，瞥眼看到第一格厕所内有个女人蹲着找东西，由于当时真的是很急，而且厕所里面光线很暗，她也没看清那女人在做什么，况且说不定别人是在寻找丢失的东西，所以也犯不着去询问。小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在第三格厕所完事后，然后出去洗手时，从镜子望到背后的那个女人还在里面，她双手在垃圾桶中抓了一些物品就往嘴里送，似乎还吃得津津有味，那时她是背向着小玲，所以没法看到她究竟在吃什么，这时那女人突然转过来对着她说：“好好吃呀……”嘴上还黏着些许血丝，再看她手上抓住所谓食物的东西时，竟然就是女性用后丢弃的卫生棉！

“天啊！”小玲大叫狂奔出去，耳旁还传来“你要不要试试！别走，陪我一起吃吧！”

小玲发疯似的一口气就跑到了医院门口，因为那里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多，当她把刚才所见到的恐怖景象说给别人听时，一些大胆的人就进入厕所查看，却连个人影都没见着，结果别人还怀疑她是神经错乱。

回家后，小玲就病了几天，对于那间医院她是绝对不敢再去的了。而且小玲还听说之前有个妇女无端端在那间厕所内晕倒，在送医务室的中途去世，医护人员在急救车里听到那妇女陆陆续续地说道：“好恐怖，好肮脏呀！”还不断反复着。就不清楚那妇女所看到的恐怖景象是不是与小玲看到的一样。

撞门

我刚进去，就听到了一阵阵的敲门声，到了厕所我就发现了其中一个门有一点点开合，于是我很不由自主的走到那个门去，到了那门边，竟然发现是一个女孩子，而且她的头和身子是分离的，并且正在用她的头去撞那扇门！

记得在上高一时，班上有一叫阿华的女孩突然得了伤寒病而住进了医院。当她度过了危险期后，我和几个伙伴在周末去医院看望她，结果在那医院上厕所时，却让好友艳丽看到了很惊恐的一幕。

记得那天我们在医院七拐八拐才找到了阿华的病房，相互问候之后，艳丽就问厕所在哪儿？阿华说，向前直走，到了拐弯处向左就会看到。于是我陪着艳丽去了，到了厕所门口，我对着艳丽揶揄道：“总不会让我进去看着你吧！”

“没事，我自个儿进去！”话没说完，她就进去了！可是，就在艳丽进去还没一分钟的光景，就听见她的一声尖叫“妈呀！”接着就是“扑通”的落地声。我知道大事不妙，赶忙进去，却发现艳丽躺在地上，双手指着对面厕所的门！话没说出就双眼翻白！惊吓之余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喊：“快来人啊，出事了！”

很快，医生和护士来了，赶忙对艳丽进行抢救，幸好，艳丽安然无恙，醒来之后，她向我们述说了详细经过：

“我刚进去，就听到了一阵阵的敲门声，到了厕所我就发现了其中一个门有一点点开合，于是我很不由自主的走到那个门去，到了那门边，竟然发现是一个女孩子，而且她的头和身子是分离的，并且正在用她的头去撞那扇门！当然我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第二眼了！尖叫了一声就倒下去！”

难怪我冲进去时，艳丽的手还指着对面的那个门。可是等我去看却什么也没看到，所以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以为身体虚弱的她可能是身体有毛病，根本就没想到她是受了惊吓！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的哦！

第二章 在破产的那段日子

那天晚上，我儿子三更半夜想上厕所，把我叫醒，要我陪他去。我和他说：男子汉大丈夫上厕所还要人陪，自己去！当时我实在不应该让他自己一个人去，我真的愿意用我这一条命去换回这句话，可是一切都太晚了！

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，是我朋友的亲戚在去年所发生的，下面是我以他的口吻述说这个悲惨的故事：

我早年成家，事业顺利，可惜好景不长，最后惨遭倒闭，房子也卖了，可说是一无所有，就连一个栖身之地都难寻时，就想到我一个医生朋友，他应该有办法。

当我去找他时，他跟我说也无能为力，经我一再请求，他就说，如果你不怕，倒有一个地方可住。我一口答应（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能挑什么），原来他给我找的地方，是医院的一间废弃宿舍，那间宿舍是位于一条走廊的开头，而走廊的底端就是“太平间”。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，但由于我和太太并不太在意这些，所以毫不考虑就住下来，还有一点是，厕所就在那太平间的隔壁，那间厕所可说是在平常是无人问津，最多也就是看守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偶然去用。

刚开始住在那，觉得一切正常，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可怕，但后来就觉得事情有些异常。晚上二三点常常听到冲水马桶自动在冲水，或是走廊上有脚步声，甚至房门常常被忽关忽开，但由于我信天主，所以一切的一切，我都不以为然，直到发生了那件事后，我就不得不信邪。

那天晚上，我儿子三更半夜想上厕所，把我叫醒，要我陪他去。我和他说：男子汉大丈夫上厕所还要人陪，自己去！当时我实在不应该让他自己一个人去，我真的愿意用我这一条命去换回这句话，可是一切都太晚了！（当事人说到这里，已经哭得不能自己！）后来，我儿子就自己去了，几分钟后，他跑回来，告诉我，那里有好多鬼哦！我说：胡说八道，再去一次，一定是你看错了，别找理由要我陪你去！不久，我也睡着了，隔天起来，我却发现儿子不见了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我快疯了！更不可思议的，大约两天后，我和太太都接到我儿子的托梦，在梦里，他一直告诉我们，他好冷、好无聊，要我去陪他，这样的梦已经连着好几天，但我依然束手无策。当我几乎不存任何希望时，一大群人走向那太平间，说是要把一具尸体抬去殡仪馆，当他们进入后，忽然一阵大叫，声音是出自管理这太平间的管理员，怎么……怎么会多出这一具死人，我听到后，火速冲了进去，我实在不敢相信，这具悬疑的尸体，竟是我儿子啊！（这时当事人已经不能控制自己，痛哭流涕！）

后经法医检查，竟找不出任何理由能说出儿子的死因。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可能也只有我死去的儿子才知道！当然更令我后悔痛心的是自己经营不善，又刚愎自用，不听妻子劝告，才落得破产而无家可归，才逼得去住太平间旁边，其实真正对不起儿子的人只有我！

一物降一物

忽然他发现，在清晨的阳光里，黑衣人逃跑的身形下竟没有影子！他低头看了看踩在自己脚下的黑影，不禁呆了。一丝凉意由丹田窜向脊梁，到最后，竟是止不住的尿意，于是老王也匆忙离开了公园！

（1）僵尸复活

雨季提前来临了。

城市的夜晚通常灯火通明，但在这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还是难免有飘摇的感觉。午夜的街道已经罕有行人，偶尔过往的出租车都是匆匆忙忙，仿佛急不可待地逃避着城市软弱的一面。寂寂雨夜，除了雨滴敲打地面的声音就只有疾驰的车辆掠过时溅起的水声了。

城市的一侧，一家大型医院的停尸房在黑暗里绝对沉默着。看守停尸房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他一边抽着香烟，一边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当天的晚报。晚报上的一则奇闻吸引了他的目光：

“近来在我省各大城市都发现了数具无名尸体，死因奇特。据法医介绍，死者的死因都是因为失血过多，且出血点都在颈部大动脉处。警方已将此类案件列为本年度第一大案，侦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，同时警方警告市民夜晚外出时注意安全，尽量做好自我保护工作。”

老头看着看着“哼”的笑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呸！搞得跟吸血鬼做案似的。”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停尸房的大铁门发出了轻微的一声响，老头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。大铁门上有两道锁，只有院长和停尸房的负责医生有钥匙。没有钥匙单凭人力的话，不要说打开，连让它发出声音都是很难的事情。

老头对着停尸房方向轻唤了一声：“谁？”

谁会在这个漆黑的雨夜造访停尸房呢？如果有尸体要送过来，医生都会事先打电话通知的。

那一声轻响之后再无动静了，只有雨点不厌倦的敲打着窗棂和地面的声音。

老头拿起手电筒，蹑手蹑脚走向停尸房，当他的手电筒照在大铁门上的时候不禁惊呆了。

门是开着的！

他的手剧烈的抖了起来，但他没有退缩，相反，他像着了魔一样打着手电颤颤巍巍走进去看。他的手电一个一个掠过停尸床，最后停留在昨天傍晚送来的那具编号 013 的尸床上。

床是空的！蒙尸布被掀开后半搭在床上！

老头跌跌撞撞后退到门口，喉咙收得紧紧的，想叫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在他转身想逃离这个阴森恐怖的地方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停尸房的大门上的锁，那锁是从停尸房里面面向外推时扭断的，常人是没有这样难以想像的力气。

“闹鬼了……吸血僵尸！”老头想到这个念头的时候已经害怕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凉风吹过，停尸房的大门后慢慢走出一个黑色身影。

刹那间的闪电映亮他的面孔，整张脸都是极度的惨白色，只有那眼睛和嘴唇是血红的。他身上穿着黑色的尸衣，僵硬而无表情。老头怔怔看了他一会，然后一记闷哼，干净利索的倒地而亡。

“胆小鬼！我还没动手就翘了！”他轻蔑而略带怜悯的看着地上老头因惊吓过度而僵硬的尸体。

接着，他缓缓转过身来，走进了无边的城市雨夜。

“是猎人获取猎物的时候了。”黑衣人喃喃道。

（2）与僵尸对话

清晨的时候，雨终于停了。

雨后的公园里泥泞不堪，但空气异常新鲜。老王和往常一样到公园里进行晨练，因为时间还早，公园里只有他一个人在进行锻炼。他的太极拳打到一半的时候，看见树丛后走出了一个人脸色苍白、一身黑衣的家伙。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老王。

老王被他看得有点不自然，扭头向那人笑了一下道：“早！”

那人不做声，还是看着他。一套拳打完后，老王回头看看那人，笑道：“打得不好，见笑了，我的强项是国标，不过昨晚下雨，舞伴现在还没来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就是传说中的吸血僵尸，现在我准备吸你的血，我对你的心理状态比较感兴趣，想知道你怕不怕？”

老王仔细看了看他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没吃早饭，神志不清啊？”

僵尸道：“你就是我的早饭。”

老王大笑起来，道：“你是想劫财还是劫色啊？明告诉你，我老伴管了我一辈子，工资都归她管，鄙人身上不文一名。要是劫色的话，我老王今年六十有二，谅你也不会有兴趣。劝你还是另寻他人开心吧！”

僵尸有点急：“我真的是要吸你的血！就从颈动脉下嘴，当然我也可以从你身上任何动脉甚至静脉处下嘴，但每个僵尸都有每个僵尸的偏好，这里也存在品牌问题。我就是偏爱颈动脉，快快‘引颈就吸’吧！”

老王道：“真正的吸血僵尸哪会像你这么啰嗦，要吸早吸了！”

僵尸被老王一顿抢白弄得很不好意思，低声央求道：“嘘，小点声，这是我第一次吸血，拜托配合一点，给点面子嘛！”

老王双手抱在胸前，在僵尸身边绕了几圈，上上下下好好打量了僵尸几遍，僵尸被他瞅得心里直发毛。老王叹了口气道：“现在真是世道变了！我做了一辈子政治工作，到最后竟是目睹你们这些小青年的堕落！你这一套是从基督教里学的吧？什么僵尸啊，复活啊，世界末日之类的，没一样正经东西！我看你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荼毒不浅啊，一个大好青年不求上进，整天幻想着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，能有什么前途？想想，你们是祖国的未来、祖国的栋梁啊！唉，我老了，爱激动，说起话来没完，你别不耐烦。放着文化课不学，马列经典不读，却一大早来公园里装神弄鬼寻我这个老头的开心，你这是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啊。你不急，我替你急啊！看看你这红眼睛，不是晚上糜烂去了就是酗酒过度。还幻想自己是吸血僵尸，拿西方的那一套糟粕来麻醉自己。小伙子，你该醒醒了！”

僵尸目瞪口呆，嘴唇嗫嚅了几下，竟然说不出话来。他横下心来把舌头一吐，顿时一副狰狞的吊死鬼模样，显然是希望借此将老王吓晕，从而使他从容下嘴。

老王被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哎……小伙子，你舌苔这么厚，病得可不轻啊，要赶快去医院看看！”

接着他又拍了拍僵尸的肩膀，语重心长的说：“身体的病要看，思想上的病更要看！你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啊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，现在回头，还来得及。”

僵尸无计可施，只得哀求道：“求求你不要这样好吗？生前我就是被我们车间主任三天两头的批评给活活烦死的。我现在成了僵尸，你就让我过点安生日子吧！”

老王打断他道：“你看你，这种想法不对头啊。你们车间主任找你谈话，说明他关心你、你还有救。你怎么能把这种体贴入微的关心当狗屎呢？原来我们单位的那几个小伙子也像你一样不正经，硬是被我……”

僵尸抱住头，再也无法忍耐，狂叫一声“啊”准备逃跑。老王拉住他道：“别忙走，左右我也没事，正好和你聊聊，权做一回‘知心大姐’。”

僵尸以手掩面道：“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”

老王道：“你看你，你这个认错态度首先就不端正，我们之间不存在饶不饶的问题，现在我是以一个过来人、以一个有五十年工龄的老劳动者的身份在和你交心啊！来来来，不如你谈谈你今天早上做这事的动机……”

僵尸的脸因为痛苦扭成一团，忍无可忍冲天狂叫一声，然后一溜烟仓皇逃窜。老王看着他膝盖弯僵直的一跳一跳快速逃跑的背影叹道：“连跑路的姿势都不正经！”

打赌

事情是发生在快期末考试时，有一位素来铁齿的学生不知怎么回事与同学争论的时候就打起赌来：他说他一个人敢在校医院的停尸房渡过一晚，一些好事的同学就说如果你真的办到，大家就输你一顿大餐。那个学生就说：好！这顿大餐赚定了，顺便还可以准备考试呢。可是，他真的能赢吗？

这是我听过的故事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个，故事是这样的：

香港有一所医学院，座落在一座小山山脚，校区沿着山势蔓延而上。在校区的尽头，也就是快接近山顶的地方，是学校医院的停尸间，那种阴森的感觉也不用我赘述，学校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敢去那里。

事情是发生在快期末考试时，有一位素来铁齿的学生，不知怎么回事与同学争论的时候就打起赌来：他说他一个人敢在校医院的停尸房渡过一晚，一些好事的同学就说如果你真的办到，大家就输你一顿大餐。那个学生就说：好！这顿大餐赚定了，顺便还可以准备考试呢。

于是当天傍晚，那位学生就准备了一些想看的书，大伙就一起上山到了停尸间门口，同学就说：我们不把门锁起来，害怕的话就自己出来吧。那位学生还很爽朗的要大家把大餐的钱准备好。于是，一伙人就on他留在山上然后就回去了。

然而，就这么凑巧，在大家走后，校医院工友上来检查。他看到停尸间的门没关，就顺手把它锁上了。

第二天，大家发觉那位学生居然真的没回来，心中也真有点佩服，于是大家又结伙上山来看看那位学生。走到门口时，突然发现门竟然上锁了，心理就涌起了不大好的预感。大家七手八脚的把门打开后，一看到里面的情景，胆子小的当场晕倒在地，其余的人也不禁趴到地上呕吐起来。原来，只看到整个房子里的棺木倒的乱七八糟，尸体也横七八竖的满地都是，而且也有不少尸体已是残缺不全；而那个学生双眼无神，满身是血，手里、口里似乎还能看到尸体的残骸，挥舞着双手，嘴里还不断地喊道：“我不怕你、我不怕你、过来呀、看我咬你！看我咬你！过来呀！”说着那同学竟朝他的几个室友扑过来！其中一个在情急之中却叫出了那个扑过来同学的名字，顿时，只见那同学“扑通”倒地，立马就七窍流血而亡！

老护士的牙齿

老护士此时露出了让人琢磨不透的笑容，她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：“那，你有没有看过我的牙齿呢？”赫然张嘴，只见老护士的牙齿发着恐怖的绿光，噼噗的声响，牙缝里还有一些没有咽下的肉屑！

在一家医院的大楼中，4楼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。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办公室和一个放解剖用的“太平间”。一天晚上，办公室里只有一位很年轻的实习生，她正在等一个老护士来接班。

忽然！她听见对面的“太平间”里发出了“噼噗”的声响。惊恐之余，这个小实习生却无法按耐好奇心，一步一步的挪到了太平间门口。她轻手轻脚的把门推开一条缝，看到的居然是被什么东西啃过的尸体正在发着绿光，还伴随着刚才听到的“噼噗”声，小实习生吓得连忙逃回办公室。

惊魂未定时，老护士来了。实习生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她颤巍巍地向老护士讲述在太平间的所见。老护士却不以为然的说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医院里有的患者喜欢啃死人，那些光和声音也是他们发出的，见怪不怪了。老护士还告诉她，要知道是谁啃的，只要看看谁的牙齿在发绿光就可以了。

于是她找遍了1楼，没有；找遍了2楼，也没有；找遍了3楼，还是没有。她精疲力竭的回到4楼办公室，告诉老护士，没找到是谁干的。

起尸

据说人刚死不久，若遇到坏天气，特别是雷电交加的天气，很容易起尸。理由是这时的死尸介于人和死尸之间，能活动，但不灵活，有视觉和听觉但没有感觉，且又抓人又咬人，特别恐怖。

一天下午，太平间送来了一具新尸，拿钥匙的王老头整天和这些死人打交道也惯了，所以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他都怕。等他们一拨人走后，他不慌也不忙地给这具新尸挂上了牌子，盖好了白布。在盖布的时候，老头不经意地看了一眼，是个长头发的女人，年纪还挺轻，资料上说才 28 岁，死因是煤气中毒抢救无效而亡。“唉！多可惜的姑娘呀！”

当时正是六月天，雷雨多，刚等王老头给尸体拉上白布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屋外雷声、雨声响成一片，屋内却出奇地安静，平日雪白的白炽灯怎么突然也跟着变暗淡了，老头脸上的白纸随着外面的雷声在一动一动，整个屋子里阴森森的。

突然，一声炸雷，耀眼的闪电把屋子照得雪白。这时，躺在尸床上的女人突然坐了起来，面对面地对着王老头，脸色苍白，毫无表情，两眼直直地盯着他。王老头的第一个感觉就是：坏了，这雷电交加的天气带动了这刚死女人的阴气，她“起尸”了。据说人刚死不久，若遇到坏天气，特别是雷电交加的天气，很容易起尸。理由是这时的死尸介于人和死尸之间，能活动，但不灵活，有视觉和听觉但没有感觉，且又抓人又咬人，特别恐怖。王老头只觉得后背发凉，汗毛一根根全竖了起来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快跑。可是王老头快步跑出来想关门时，那女鬼也跟着出来了，于是老头没命的朝大路上跑着，边跑边喊“救命”，可是雷雨交加，而且太平间的位置本来就有点偏，不管王老头怎么撕心裂肺的叫喊，还是没人听见。王老头究竟还是老了，没跑几步后面的“女人”就追上了他。

那女人圆睁着眼，狠狠地张口就去咬老头的脖子，顿时一声长长的凄惨之声响切了整个医院，鲜血溅了满地，很快可怜的老头倒在了一摊血水中。可是，那发了疯似的尸体还在没命的啃着王老头的肉体，等雨停了，来接班的小冉却发现了这罕见的一幕，地上躺着王老头和一具女尸，女尸的嘴里还衔着一块王老头的肉，而王老头的胸膛被开了一个大窟窿，五脏六腑破的破裂、裸的裸露，真是惨不忍睹！而此时的女尸已彻底僵硬！大概是起尸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吧！

守望者

过了几天，外科医生的行为，更加奇怪了。不仅每天几乎凌晨才到家，而且每次回来，身上总是沾着许多鲜血。甚至，他后来干脆就根本不吃熟食了。而他手术的失败率，也越来越高。

（1）认识老金头

对王强来说，学医是一个错误，而学外科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。王强不喜欢手术台，因为那是一个太接近死神的地方。因为在那里，总会目睹许多细菌和癌细胞在人的躯体里欢快奔走。手术刀的光亮一闪而过，伤口像火红的鲜花刹那间怒放。而那时，死神的阴影始终在无影灯后若即若离。死神像蛇一样阴冷地笑着，盘旋在手术的整个漫长过程之中，细细玩味着病人的苦痛。至于手术室里那些麻木的医生的眼神，那些压抑的沉重喘息，那些冷酷的银色器皿，那些刀器碰撞的冰凉声响，甚至那些从割开的血管里汩汩流出的红色液体……这一切，都令王强无法忍受。而手术室外，那些病人家属晦涩灰暗的面容，还会夹杂着福尔马林腐朽潮湿的气味，弥漫于医院幽长阴郁的走廊，令王强不寒而栗。于是，分配到医院那年，王强坚定地放弃了前途光明的外科医生职业，主动要求在医院当一个太平间看守人。

太平间里虽然也有死亡的阴影，但那都是死神已经光顾过的尸体。死神早已经离弃了那些死者，他只带走他们的精神，没有了精神的世界，总是特别的宁静，可以让王强的心，也宁静起来。一般说来，王强的工作总是相当轻松的，王强为那些死去的肉体，做一些简单的清理，整理一下遗容，除此之外，王强还要看护它们，另外，就是打扫一下太平间了。不过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扫的，那里其实很干净。

这个太平间除了王强，还有一个老看守人，大家喊他老金头。老金头虽然年近六十，但据说在朝鲜战争中当过军医，身材异常高大，十分壮实，普通的两三个小伙子，一起上都未必是他的对手。老金头的任务主要是晚上守夜。他没有老婆，似乎也没有亲戚，反正王强从来没见过有人来找过他。平时，他十分沉默寡言，惟有在喝了酒之后，才多一些言语。

一个月后，王强和老金头逐渐熟悉起来。在心底，王强一直隐隐约约地对他有几分同情，毕竟他是一个孤老头子啊。所以，拿到第一个月工资，王强便买了瓶二锅头和一斤猪头肉，又称了点花生胡豆，请老金头喝酒。人常道，酒后吐真言，三杯烈酒入肠，老金头便絮絮叨叨地对王强讲开了他的伤心事。原来，他曾经是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，曾经也有过一个美好的家庭。二十多年前的一天，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乘船到三峡旅游时，船翻了，命运使他的妻儿在一刹那间便离他而去，连尸骨都未能让他看到……从此，他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致，成天精神恍惚，做手术老出差错，后来干脆就来守太平间，乐得清静。

（2）酒后吐真言

老金头猛地干了一大口酒，说这一守就是二十多年，实话跟你讲，这里面的故事，还真不少哩。他莫名地笑了一下，似乎醉意渐浓。

故事？王强好奇地问，都有些什么故事？

王强一问，老金头却又突然闭了嘴。然而，王强的好奇心已经被勾了起来，软磨硬泡，又是敬酒，又是递烟，老金头终于勉强开了口。

故事，就是从这个医院和一个三口之家开始的：

二十多年前，这医院里有一个外科医生，姓什么，就没必要说了，反正也就是个故事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干脆就简单地叫他外科医生吧。他医术高明，是全市有名的一把刀。他的妻子，是市报社的记者，也是出了名的美人儿，他们还有个5岁的儿子，很乖！

他们的日子素来平静而祥和，直到有一个夜晚，一切突然似乎有了些说不清的变化。那

天夜里，外科医生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很晚很晚，才从手术室回来。他满面憔悴，似乎生了一场大病，又像是刚刚经历一个巨大的变故。

怎么了？他妻子拿着热毛巾过来，体贴地问，又有一大堆病人？

然而，外科医生似乎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嘴唇翕动了一下，说，是啊……可把我给累坏了。似乎是自我表现解嘲，他缓缓摇了摇头，说，我真怀疑当初选择当外科医生，到底是不是昏了头。老是不能在家陪你，只要有手术，家里天大的事也顾不上，唉，真想找后悔药吃。

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很辛苦。她妻子总是这么贤惠，她像安抚着一个孩子那样，柔声地说，可是你救过那么多人，他们都那么感激你，好了，别想太多了，我去把饭菜给你热热。

不用了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哦不，我刚刚顺路在街上吃过了。现在我只想睡觉……外科医生说。

第二天，外科医生的妻子来到报社，听同事说起最新的本市新闻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，昨晚，市里的一个大人物，手术失败，死在了手术台上。主刀的医生，正是她的丈夫。

没事的，谁能保证每次手术都成功啊，这种意外每个医院不都多的是吗？何况，那些当官的，死几个也好，给别人让出位子来，哈哈，加快人事流动嘛……同事们打着趣，这么安慰着她，没有人怪你丈夫，你也别当一回事啊！

但是，她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，因为，以前她的丈夫在家里，什么样的事都会告诉她，但这次，他却什么也没说。不过，也可能是因为这回他太沮丧了吧，毕竟，这是他主刀以来，第一个死在他的手术台上的病人。于是，她也就没有太往心里去想。

可是，自从那一天起，怪事就接二连三地来了。

说到这里，仿佛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老金头猛地停了嘴。

哎，都是陈年老账了，有什么说头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任王强怎么问个不休，也不再讲下去了。但愈是如此，王强就愈是好奇，一连几天，老想着这故事。最后，还是痛下决心，决定再掏点钱，请老金头喝点酒，只要他喝醉了，不怕他不讲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酒过三巡，老金头终于又打开了话闸子，接着上次的讲了下去：

那以后，外科医生就经常很晚才回家。一天，又是差不多凌晨一点，外科医生打开门进来，发现他妻子没有睡，守在那里。

你真的……没事？她的脸色似乎有些苍白，无意之中，她看见他衣服上，隐隐约约地有一些血迹，脸上也有。

你身上怎么会有血？她感到一种说不清的不安。

哦？大概是换下手术服时擦上的吧？他的脸上微微地变暗，仿佛夜空里飘过厚重的云朵，在月光下的旷野上投下巨大的阴影。他搪塞着，反问她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不是告诉你不用等我了吗？他说，这段时间手术很多，我以后可能都不回家吃饭了。

我担心你，她说，她的心突然不安地狂跳起来。

终于到了周末，他们一家三口都呆在了家里。

太好了，爸爸终于可以在家吃顿饭了！他的儿子高兴地嚷嚷开了。

我为你卤了你最爱吃的猪耳朵！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外科医生的妻子也似乎愁眉尽展，她兴致勃勃地在厨房准备。过了一会儿，便端着热气腾腾的卤肉出来，先用筷子夹了一块，塞到丈夫的嘴里。

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她温柔地看着他。然而，他却皱起了眉头，说，嗯，我不想扫你的兴，可是，你的水平的确实不如从前了。你不觉得这些肉卤得太熟过头了吗？

是吗？她显然不相信，自己尝了一口，正好呀，卤熟了才进味，你以前最爱这么吃了。

唉，看来，当外科医生实在太忙，我陪你的时间的确是太少了，弄得你不仅……还把我喜欢的口味也搞错了，我明明不喜欢卤肉，你怎么忘了？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冰冷！